

浙江文叢

袁枚全集新編

〔第八冊〕

浙江出版聯合集團
浙江古籍出版社

浙江文叢

袁枚全集新編

〔第八冊〕

王英志 編纂校點

浙江出版聯合集團
浙江古籍出版社

隨園詩話

隨園詩話目錄

卷一		(一)	卷十四		(五〇四)
卷二		(三六)	卷十五		(五四八)
卷三		(七二)	卷十六		(五八三)
卷四		(一〇九)			
卷五		(一四四)			
卷六		(一八〇)	卷一		(六一三)
卷七		(二二七)	卷二		(六四三)
卷八		(二七〇)	卷三		(六七八)
卷九		(三一)	卷四		(七〇四)
卷十		(三五五)	卷五		(七三五)
卷十一		(三九六)	卷六		(七七二)
卷十二		(四二四)	卷七		(七九五)
卷十三		(四六四)	卷八		(八二七)

隨園詩話補遺

卷九 (八五八)

卷十 (八八八)

附錄

批本隨園詩話批語 (九二一)

冒廣生批本隨園詩話跋 (九三七)

冒廣生草間記伍拉納之獄 (九三八)

梁恭辰池上草堂筆記 (九四二)

張爾田批本隨園詩話跋 (九四二)

隨園詩話卷一

一

古英雄未遇時，都無大志，非止鄧禹希文學、馬武望督郵也。晉文公有妻有馬，不肯去齊。光武貧時，與李通訟逋租於嚴尤，尤奇而目之。光武歸謂李通曰：『嚴公寧目君耶？』窺其意，以得嚴君一盼爲榮。韓蘄王爲小卒時，相士言其日後封王。韓大怒，以爲侮己，奮拳毆之。都是一般見解。鄂西林相公《辛丑元日》云：『攬鏡人將老，開門草未生。』《咏懷》云：『看來四十猶如此，便到百年已可知。』皆作郎中時詩也。玩其詞，若不料此後之出將入相者。及其爲七省經略，《在金中丞席上》云：『問心都是酬恩客，屈指誰爲濟世才？』《登甲秀樓》絕句云：『炊烟卓午散輕絲，十萬人家飯熟時。問訊何年招濟火，斜陽滿樹武鄉祠。』居然以武侯自命，皆與未得志時氣象迥異。張桐城相公則自翰林至作首相，詩皆一格。最清妙者：『柳陰春水曲，花外暮山多。』『葉底花開人不見，一雙蝴蝶已先知。』『臨水種花知有意，一枝化作兩枝看。』《扈蹕》云：『誰憐七十龍鍾叟，騎馬踏冰星滿天？』《和皇上風箏》云：『九霄日近增華色，四野風多仗寶繩。』押『繩』字韵，寄託遙深。

一一

楊誠齋曰：『從來天分低拙之人，好談格調，而不解風趣。何也？格調是空架子，有腔口易描；風趣專寫性靈，非天才不辦。』余深愛其言。須知有性情，便有格律，格律不在性情外。《三百篇》半是勞人思婦率意言情之事，誰爲之格，誰爲之律？而今之談格調者，能出其範圍否？況皋、禹之歌，不同乎《三百篇》；《國風》之格，不同乎《雅》《頌》。格豈有一定哉？許渾云：『吟詩好似成仙骨，骨裏無詩莫浪吟。』詩在骨不在格也。

一二

前明門戶之習，不止朝廷也，於詩亦然。當其盛時，高、楊、張、徐，各自成家，毫無門戶。一傳而爲七子，再傳而爲鍾、譚，爲公安，又再傳而爲虞山。率皆攻排詆呵，自樹一幟，殊可笑也。凡人各有得力處，各有乖謬處，總要平心靜氣，存其是而去其非。試思七子、鍾、譚，若無當日之盛名，則虞山選《列朝詩》時，方將搜索於荒村寂寞之鄉，得半句片言以傳其人矣。敵必當王，射先中馬，皆好名者之累也！

四

于耐圃相公構蔬香閣，種菜數畦，題一聯云：『今日正宜知此味；當年曾自咬其根。』鄂西林相公亦有菜圃對聯云：『此味易知，但須綠野秋來種；對他不愧，只恐蒼生面色多。』兩人都用真西山語，而胸襟氣象，却迥不侔。

五

落第詩，唐人極多。本朝程魚門云：『也應有淚流知己，只覺無顏對俗人。』陳梅岑云：『得原有命他休問，壯不如人後可知。』家香亭云：『共說文章原有價，若論僥幸豈無人？』又云：『愁看僮僕淒涼色，怕讀親朋慰藉書。』王菊莊云：『親朋共悵登程日，鄉里先傳下第名。』皆可與唐人頡頏。然讀姚武功云：『須鑿燕然山上石，《登科記》裏是閑名。』則爽然若失矣。讀唐青臣云：『不第遠歸來，妻子色不喜。黃犬恰有情，當門卧搖尾。』則吃吃笑不休矣！其他如：『不辭更寫公卿卷，恰是難修骨肉書。』『失意雅不慚，見花如見仇。路逢白面郎，醉簪花滿頭。』『枉坐公車行萬里，譬如閑看華山來。』『鄉連南渡思菰米，淚滴東風避杏花。』俱妙。

六

余作詩，雅不喜疊韻、和韻及用古人韻。以爲詩寫性情，惟吾所適。一韻中有千百字，憑吾所選，尚有用定後不憚意而別改者，何得以一二韻約束爲之？既約束，則不得不湊拍；既湊拍，安得有性情哉？《莊子》曰：『忘足，履之適也。』余亦曰：『忘韻，詩之適也。』

七

常州趙仁叔，有一聯云：『蝶來風有致，人去月無聊。』仁叔一生，只傳此二句。某《擬古》云：『莫作江上舟，莫作江上月。舟載人別離，月照人離別。』其人一生，所傳亦只此四句。金聖嘆好批小說，人多薄之，然其《宿野廟》一絕云：『衆響漸已寂，蟲於佛面飛。半窗關夜雨，四壁掛僧衣。』殊清絕。孔東堂演《桃花扇》曲本，有詩集若干，佳句云：『船衝宿鷺排檣起，燈引秋蚊入帳飛。』其他首未能稱是。

八

嵩亭上人《題活埋庵》云：『誰把庵名號活埋？令人千古費疑猜。我今豈是輕生者？只爲從前死過來。』周道士鶴雛有句云：『大道得從心死後，此身誤在我生前。』兩詩於禪理俱有

所得。

九

乾隆丙辰，余二十一歲，起居叔父于廣西。撫軍金震方先生一見，有國士之目，特疏薦博學宏詞。首叙年齒，再誇文學，并云：『臣朝夕觀其爲人，性情恬淡，舉止安詳。國家應運生才，必爲大成之器。』一時司道爭來探問。公每見屬吏，談公事外，必及余之某詩某句，津津道之，并及其容止動作。余在屏後聞之竊喜。探公見客，必隨而竊聽焉。呈七排一首，有句云：『萬里闕前修薦表，百官座上嘆文章。』蓋實事也。公有詩集數卷，歿後無從編輯，僅記其《答幕友祝壽》云：『浮生虛逐黃雲度，高士群歌《白雪》來。』《題八桂堂》云：『盡日天香生畫戟，有時鶴舞到匡床。』想見撫粵九年，政簡刑清光景。

一〇

己未朝考題是《賦得因風想玉珂》。余欲刻畫『想』字，有句云：『聲疑來禁院，人似隔天河。』諸總裁以爲語涉不莊，將置之孫山。大司寇尹公與諸公力爭曰：『此人肯用心思，必年少有才者，尚未解應制體裁耳。此庶吉士之所以需教習也。倘進呈時，上有駁問，我當獨奏。』群議始息。余之得與館選，受尹公知，從此始。未幾，上命公教習庶吉士。余獻詩云：『琴爨已

成焦尾斷，風高重轉落花紅。』

一一

尹文端公總督江南，年才三十，人呼『小尹』。海寧詩人楊守知，字次也，康熙庚辰進士。以道員註誤，候補南河，年七十矣。尹知爲老名士，所以獎慰之者甚厚。楊喜，自指其鬢嘆曰：『蒙公盛意，惜守知老矣！』夕陽無限好，只是近黃昏。』公應聲曰：『不然！君獨不聞，『天意憐幽草，人間重晚晴』乎？』楊駭然，出語人曰：『不謂小尹少年科甲，竟能吐屬風流。』

一二

尹文端公好和韻，尤好疊韻。每與人角勝，多多益善。庚辰十月，爲勾當公事，與嘉興錢香樹尚書相遇蘇州，和詩至十餘次。一時材官僉從，爲送兩家詩，至於馬疲人倦。尚書還嘉禾，而尹公又追寄一首，挑之於吳江。尚書覆札云：『歲事匆匆，實不能再和矣！願公遍告同人，說香樹老子，戰敗於吳江道上。何如？』適枚過蘇，見此札，遂獻七律一章，第五、六云：『秋容老圃無衰色，詩律吳江有敗兵。』公喜。從此又與枚疊和不休。押『兵』字，有『消寒須用美人兵』、『莫向床頭笑曳兵』之句，蓋探枚方娶妾故也。其好諧謔如此。己卯八月，枚江北穫稻歸，飲於公所。酒畢，與諸公子夜談。公從後堂札示云：『山人在外初回，家姬必多相憶。』

盍早歸乎？』余題札後云：『夜深手札出深閨，勸我新歸應早回。自笑公門懶桃李，五更結子要風催。』除夕，公賜食物。枚以詩謝，末首云：『知公得韵便傳箋，倚馬才高不讓先。今日教公輸一着，新詩和到是明年。』公見之，大笑。

一三

托冢宰庸，字師健，作江寧方伯時，潘明府涵極言公風雅，強余入謁。果一見如平生歡。讀其《送人赴陝》詩云：『潞河冰合悲風生，欲曙不曙鳥飛鳴。寒山歷歷路不盡，班馬蕭蕭君獨行。公孫閣下正延士，博望關西方用兵。北去知君未即返，月明空有相思情。』音節可愛。遂獻公二律，前四句云：『七十神仙海鶴姿，六年人悔見公遲。學窮宋理談偏妙，詩合唐音自不知。』次日，公過訪隨園。坐定，忽正色曰：『吾欲借君一貴重之物，未知肯否。』余愕然，問何物。公笑出袖中和韵詩，第二句仍是『六年人悔見公遲』七字耳。彼此驟然。兩人詩都遺失，余只記押『心』字韵。尹相國和云：『若非元老憐才意，爭動閑雲出岫心？』

一四

以昌黎之崛強，宜鄙俳優體矣，而《滕王閣序》曰：『得附三王之末，有榮耀焉。』以杜少陵之博大，宜薄初唐矣，而詩曰：『王楊盧駱當時體，不廢江河萬古流。』以黃山谷之奧峭，宜薄西崑

矣，而詩云：『元之如砥柱，大年若霜鵠。王楊立本朝，與世作郭郭。』今人未窺韓、柳門戶，而先掃六朝，未得李、杜皮毛，而已輕溫、李。何蜉蝣之多也！

一五

『懷仁輔義天下悅，阿諛順旨要領絕。』子陵語也。『崇山幽都何可偶，黃鉞一下無處所。』光武語也。兩人同學，故言語相同，皆七古中硬句。

一六

古無類書，無志書，又無字彙，故《三都》《兩京》賦，言木則若干，言鳥則若干，必待搜輯群書，廣采風土，然後成文。果能才藻富艷，便傾動一時。洛陽所以紙貴者，直是家置一本，當類書、郡志讀耳；故成之亦須十年、五年。今類書、字彙，無所不備，使左思生於今日，必不作此種賦。即作之，不過翻摘故紙，一二日可成。可抄誦之者，亦無有也。今人作詩賦，而好用雜事僻韻，以多爲貴者，誤矣！

一七

『樂府』二字，是官監之名，見霍光、張放兩傳。其《君馬黃》《臨高臺》等樂章，久矣失傳。

蓋因樂府傳寫，大字爲辭，細字爲聲，聲詞合寫，易至舛誤。是以曹魏改《將進酒》爲《平關中》、《上之回》爲《克官渡》，共十二曲，并不襲漢。晉人改《思悲翁》爲《宣受命》、《朱鷺》爲《靈之祥》，共十二曲，亦不襲魏。唐太白、長吉知之，故仍其本名，而自作己詩。少陵、張、王、元、白知之，故自作己詩，而創爲新樂府。元稹序杜詩，言之甚詳。鄭樵亦言：『今之樂府，崔豹以義說名，吳兢以事解目，與詩之失傳一也。』《將進酒》而李餘乃序烈女，《出門行》而劉猛不言別離，《秋胡行》而武帝云「晨上散關山，此道當何難」，皆與題無涉。』今人猶貿貿然抱《樂府解題》爲秘本，而字摹句仿之，如畫鬼魅，鑿空無據。且必置之卷首，以撐門面，猶之自標門閥，稱乃祖乃宗絕大官銜，而不知其與己無干也。

一八

《左氏》：鄭伯享趙孟於垂隴，七子賦詩。伯有賦《鶉奔》。趙孟斥之曰：『床第之言不逾閭，非使人之所聞也。』然則其他之賦《野有蔓草》《有女同車》及《蘅兮》者，其非淫奔之詩明矣。

一九

『庚』字古音同『岡』，故字法『康』從『庚』，漢以前無讀『羹』者。『慶』字古音同『羌』，漢

以前無讀『磬』者。『令』字古音同『連』，入『先』『仙』韵，轉去聲作『戀』，漢以前無讀『靈』者。

二〇

《文選》詩，有五韵、七韵者，李德裕所謂『意盡而止，成篇不拘於隻偶』也。

二一

陸放翁『燒灰除菜蝗』，『蝗』字作仄聲。徐騎省『莫折紅芳樹，但知盡意看』，『但』字作平聲。李山甫《赴舉別所知》詩『黃祖不憐鸚鵡客，志公偏賞麒麟兒』，『麟』字作仄聲。王建《贈李僕射》詩『每日城南空挑戰』，『挑』字作仄聲。《贈田侍中》『綠窗紅燈酒』，『燈』字作仄聲。皆本白香山之以『司』爲『四』，『琵』爲『別』，『凝脂』爲『佞』，『紅橋三百九十橋』，『十』字讀『謚』也。韓愈《岳陽樓》詩『宇宙隘而妨』，『妨』作『訪』音。《東都》詩『新輩只朝評』，『評』作『病』音。元稹《東南行百韵》詩『徵俸封魚租』，『封』音『俸』。《店卧》詩『一生長苦節，三省詎行怪』，『怪』音『乖』。《嶺南》詩『聯游虧片玉，洞照失明鑒』，『鑒』音『間』。《夜池》詩『高屋無人風張幙』，『張』音『丈』。『苦思正旦酬白雲，閑觀風色動青旂』，『正旦』讀作『真丹』。又白居易《和令狐相公》詩『仁風扇道路，陰雨膏閭閻』，『扇』平聲，『膏』去聲。李商隱《石城》詩：『簾冰將飄枕，簾烘不隱鈎。』自註：『「冰」去聲。』陸龜蒙《包山》詩：『海客施明珠，湘蕤

料淨食。』自註：「『料』平聲。」朱竹垞《山塘紀事》詩：「殷勤短主簿，端笏立阼階」，「阼」音「徂」。杜少陵用「中興」、「中酒」、「王氣」、「貞觀」等字，忽平忽仄，隨其所便。大抵「相如」之「相」、「燈檠」之「檠」、「親迎」之「迎」、「親家」之「親」、「寧馨」之「馨」、「蒲萄」之「蒲」、「鄭侯」之「鄭」、「馬援」之「援」、「別離」之「離」、「急難」之「難」、「上應」之「應」、「判舍」之「判」、「量移」之「量」、「處分」之「分」、「范蠡」之「蠡」、「襴衡」之「襴」、「伍員」之「員」，皆平仄兩用。

一一一

宋人《雪》詩：「待伴不嫌鴛瓦冷，羞明常怯玉鉤斜。」已新矣。鄭所南《雪》詩：「拇戰素手白相敵，酒潮上臉紅不鮮。」更新。蕭德藻《梅花》詩：「湘妃危立凍蛟背，海月冷掛珊瑚枝。」已新矣。徐巢友《梅》詩：「過牆新水滴眠鶴，壓屋冷雲眠定僧。」更新。

一二三

《三餘編》言：「詩家使事，不可太泥。」白傳《長恨歌》：「峨嵋山下少人行。」明皇幸蜀，不過峨嵋。謝宣城詩「澄江淨如練」，宣城去江百餘里，縣治左右無江。相如《上林賦》：「八川分流。」長安無八川。嚴冬友曰：「西漢時，長安原有八川，謂涇、渭、灞、滻、灃、瀉、潦、潏也。」

至宋時則無矣。』

二四

人稱才大者，如萬里黃河，與泥沙俱下。余以爲此粗才，非大才也。大才如海水接天，波濤浴日，所見皆金銀宮闕，奇花異草，安得有泥沙污人眼界耶？或曰：『詩有大家，有名家。大家不嫌龐雜，名家必選字酌句。』余道作者自命當作名家，而使後人置我於大家之中，不可自命爲大家，而轉使後人屏我於名家之外。嘗規蔣心餘太史云：『君切莫老手頽唐，才人膽大也。』心餘以爲然。

二五

凡神廟扁對，難其用成語而有味。或造倉頡廟，求扁。侯明經嘉繡，提筆書『始制文字』四字，人人叫絕。或求戲臺對聯，姚念茲集唐句云：『此曲只應天上有；斯人莫道世間無。』又，張文敏公戲臺集宋句云：『古往今來只如此；淡妝濃抹總相宜。』蘇州戲館集曲句云：『把往事，今朝重提起；破工夫，明日早些來。』俱妙。或題諸葛廟，用『丞相祠堂』四字，亦雅切。